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98
13 November 1978
CHINESE

第二〇九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恩东先生	(加蓬)
<u>成员国</u> ：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谢拉先生
	毛里求斯	弗雷纳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耶米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委内瑞拉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 (a) 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第 435(1978) 号决议第 7 段提出的报告 (S/12903)
- (b)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906)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此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贝宁、布隆迪、古巴、埃及、加纳、圭亚那、莫桑比克、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等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布瓦耶德-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胡克先生（孟加拉国）、洪加武先生（贝宁）、西姆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罗亚·科里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博登先生（加纳）、辛克莱先生（圭亚那）、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胡森先生（索马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科尼女士（赞比亚）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按照在第二〇九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理事会的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科尼女士（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按照在第二〇九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常驻观察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陈楚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

纳米比亚当前形势的发展，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导致安理会三个多月来第三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南非殖民当局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它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军事镇压不断失利，它所玩弄的各种政治花招也相继破产。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纳米比亚人民胜利地开展并坚持了武装斗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纳米比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

但是，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决不甘心失去它的天堂。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仍然千方百计地负隅顽抗，不断变换手法，力图长期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今年四月，在专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九届特别会议召开之际，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虽然一度被迫作出逐步从纳米比亚撤军和结束其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承诺，但转瞬之间，它就对毗邻的非洲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犯，并疯狂地屠戮纳米比亚人民。接着，它又以根本站不住脚的荒谬借口，悍然宣布废除它前此作出的承诺，并声称它将在今年十二月举行单方面的、非法的“选举”，推行其蓄谋已久的所谓“内部解决”方案。从西方五国最近同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在比勒陀利亚的会谈结果看，博塔政权并没有丝毫回心转意之意。半年来的事态发展充分说明，不管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如何变换手法，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内部解决”的政治骗局，力图拼凑和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使纳米比亚成为另一个特兰斯凯，从而实现它继续长期霸占纳米比亚的罪恶目的。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南非种族主义者极端顽固和反动的本质，说明革命的人民只有对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坚持和加强武装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并且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殖民统治。我们一贯主张，纳米比亚人民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必须立即、全下和无条件地从纳米比亚撤出其一切军警人员和行政机构，立即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沃尔维斯湾是纳米比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立即归还给纳米比亚。

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依照非洲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正义要求，为结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殖民统治，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我们认为，安理会不但应该严厉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反动行径，而且应该依照非洲国家的正义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等切实有效的措施。

纳米比亚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英勇人民。尽管在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不少障碍，甚至出现曲折反复，但是我们深信，不断经受考验和锻炼的纳米比亚人民，一定会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不断粉碎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各种阴谋，并且坚决排除超级大国的干涉和破坏，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赢得最后胜利。

主席先生，

基于上述立场，中国代表团将对加蓬、印度、科威特、尼日利亚联合提出的第S/12922号决议草案投赞成票。与此同时，我愿在此说明，由于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主要涉及派遣联合国下队的问题，今年九月二十九日安理会通过该决议时，中国代表团未参加投票。因此，对于第S/12922号决议草案中提及第435(1978)号决议等处，中国代表团表示保留。

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谢谢中国代表友好的话。

根据我的了解，安理会已经准备对S/12922号文件所载的加蓬、印度、科威特和尼日利亚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现在把该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玻利维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加蓬、印度、科威特、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反对：无。

弃权：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是：十票赞成、零票反对、五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了第439(1978)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巴顿先生（加拿大）：首先，我要祝贺你，阁下，在十一月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个崇高的职位，并要赞扬前任主席，法国大使所作出的重要工作。

我现在发言，不但代表我国政府，而且也是以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等国代表的名义。

当前局势渺茫，我们五国的代表团了解到人们的迷惑并同样感到沮丧，同时也感觉到促成刚刚通过的那项决议的极为失望的情绪。

我们已经工作了十九个月，努力设法拟定一个能使纳米比亚取得独立而又得到国际接受的安排。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核准了秘书长关于执行我们五国政府的提议的报告，这是这个进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当时我们认为在秘书长的报告的基础上前进是最好的办法。现在依然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就在当时我们通过该项决议时，我们都知道所必须克服的种种困难。

(加拿大)

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要求我们五国代表团不要认为我们的工作已告完成，而要我们继续努力，以实现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的共同目标：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达成纳米比亚的独立。

我们已经继续努力。南非拒绝了秘书长的报告，并有意举行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建议或第 435(1978)号决议的单边选举。面对着这个情况，五国的部长到比勒陀利亚去。我们相信五国的部长们说服了南非政府接受秘书长的报告内它曾怀疑的那些部分。南非政府同意恢复讨论在第 435(1978)号决议的范围内进行由联合国监督的选举。

使五国政府感到失望和遗憾的是，南非政府仍然有意进行单边选举。然而五国的部长们已澄清了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些选举是非法和无效的。我们认为这些选举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并不承认选举的结果。这些选举决不会被认为是自由和公正的，而且同纳米比亚取得一个国际上可接受的独立的进展是无关的。我们同样感到各方在这次辩论中表示的忧虑，特别是我们的非洲同事所表示的忧虑：这个单边进程会被利用来阻挠第 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

但是，南非还没有机会表示它愿意同联合国合作，并减轻该决议所表示的忧虑。南非政府在比勒陀利亚同意恢复讨论时，接受了这些讨论的目标为在第 435(1978)号决议的范围内，筹备提议的由联合国监督的选举，以及决定选举日期。此外，南非还表示应建议秘书长请他就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的军事部分的组成问题开始进行协商。我们认为，南非所赞成的那些步骤就是朝着执行第 435(1978)号决议前进的途径。时间不多。南非应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决心。

在决议提付表决时，我们弃权，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应致力于争取和支持秘书长的努力以取得他们的合作，而不应象该决议执行部分第 6 段那样，预先判断可能获得的结果。但是，如果认为我们的弃权表示我们不同情该决议，或如认为我们不同意该决议在南非不愿合作执行第 435(1978)号决议的情况下为安理会指出的方向，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对事实作出判断，并将采取适当的行动。

(加拿大)

我们重申，我们支持第 435(1978)号决议。我们将继续努力，并全力支持秘书长在所剩下的短促时间内为争取南非合作所作出的努力。

主席：谢谢加拿大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委内瑞拉）：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第 S/12922 号文件中所载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第 435(1978)号决议造成的结果。在该项决议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安理会中五个西方理事国提出的计划。南非对这项计划却以其一贯的顽强态度不予理会，对于国际社会完全缺乏敬意和尊重。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时候了，应该不理睬那些反对制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对南非实施制裁。可是，我们按照委内瑞拉所采取的国际立场，以合作和妥协的精神行事，决定对一个比较温和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不想被人误解。我向那些尽了最大努力，提出了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国家——加蓬、印度、科威特和尼日利亚——表示敬意。但是，虽然这个决议得到了多数的支持，让我们看看它会有什么结果。

我熟悉这个问题至少有二十到二十五年之久了。过去我们通过类似的决议，但是没有结果。因此，为什么我要发言呢？是不是只想让大家听听我的声音呢？我在这里发言发了几乎三十三年了。可是，我觉得我有责任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南部非洲，时间已经不在和平这一边了。一定有麻烦。无辜的人将会被牺牲。情绪会高涨。可是，结果是什么呢？再举行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即使我们再开会，以后又如何呢？南非会变得好讲话吗？我相信，只要南非经济上有活力，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有财务信贷关系，包括在一些非洲国家在内，而且是黑人国家，都有财务信贷关系，它可以继续下去，我们依然还会陷于同样的僵局。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过了二、三个月以后，或者不管多长一个期间，再举行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算数呢？我们能不能对他们说，我们要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呢？到底我要向联合国的会员国讲

(沙特阿拉伯)

多少次第七章是不会付诸执行的呢？我们不妨坦白地来看，为什么这一章不会付诸执行。

我的朋友加拿大大使说明五个国家的观点。这五国的诚意是无可怀疑的。这五国是诚恳的，因为它们希望作一点事，而它们并不能作。只有一件事，它们不能说，我现在替它们说。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国家。它们自称为民主国家。当然，每个国家都自称是民主国家。苏联自称民主国家。中国也一样。它们当然得有选举一类的东西——民主的配备。它们会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什么是压力集团呢？它们是否只是商业集团呢？并不然，坦白地说，它们有时是工会。假如政府接受了《宪章》第七章的执行，这些政府是支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在某些国家，压力集团为选举出钱，而他们会作反对政府游说。各会员国都很了解，在欧洲和在这个国家，经济情况相当紧。我们听到的警告是，可能会发生不景气，如果不是不景气，会发生经济衰退。难道安理会认为这些政府能够执行第七章中的任何一条吗？

让我们看看第七章的第四十二条是怎么说的：

“安全理事会如认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

第七章里有许多条，但是一条也不会付诸执行，即使正式执行了其中的一条，还有阻挠执行的办法。

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是否应当象我所说的，在二、三个月以后再面对这个僵局呢？不然，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这样做。我们应当在联合国试图多发挥一点创造力和发明能力，不要维持我们现在采取的僵化态度。我们的僵化态度并不是由于选择而采取的，有时是由于需要，如果不是由于被迫而采取的。

(沙特阿拉伯)

我在有一次的发言里，提议我们应当恢复托管理事会。我的一些非洲朋友反对这个建议，其他的人赞成。我说，在我们使选举的确是在有秩序地进行的以前，我们应当让阿提萨里担任高级专员，为期两个或三个月。有人提出反对这个建议的意见，说，这样做，我们是又把领土恢复到托管地位。这倒不一定会这样。但是为了消除这方面的疑虑，我提议由纳米比亚理事会与阿提萨里先生合作。没有人会怀疑纳米比亚理事会的诚意。阿提萨里和纳米比亚理事会将会保证使选举能够有秩序地进行。

但是，正如我在上次发言里提到的，南非不会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这个托管领土与南非在地理上毗邻。南非政府在给秘书长和西方五国代表的照会中明白地提到，它怕纳米比亚变成共产主义的温床，而它本国会受到共产主义的颠覆。这或许是一种合理的恐惧，因为有的时候西方国家干涉别国的内政，以保证它们自己的政治思想被采纳。我并不是宽恕这样的行为。不幸，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新的作风，势力均衡、权力政治和势力范围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作风。我一直都说，我们需要新的作风，但是不幸我们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是在托管理事会之下或者是在秘书长特别代表阿提萨里先生的办事处与纳米比亚理事会共同处理之下，应当建立一个我称为领土中立化的机构，而这个机构必须为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所接受。

如果使纳米比亚中立，不容许任何武器经过它的领土去攻击它的邻国——这里指的是南非——那么，南非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难道是因为有些东西还会偷运进入纳米比亚吗？世界上到处都有偷运的事。但是我们会发现，会去找西南非民组理论。我相信西南非民组会成为统治纳米比亚的政党，因为它在那里很受欢迎，看起来代表多数人民。在联合国我们会同西南非民组或者任何政府理论，如果它倒向任何大国的话。

象瑞士、奥地利和瑞典一样，纳米比亚应当成为中立国。这样，我相信，西南非民组会从世界各地得到大量的援助。假如能够和平，我将试图说服我国政府

(沙特阿拉伯)

为此提供一些捐助。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成功，但是我希望我会。任何人都可以给他们捐助，不过大国是别有政治企图的。这样的解决有什么错误呢？

刚才通过的决议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它使我想到了爱丽斯梦游仙境的故事。她跑了半天，却发现自己还在原处。这又是一个决议；可是过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还是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这个计划有什么错呢？它并不是我的专利，我也不试图垄断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或许可以再加以改善。南非的恐惧是怕纳米比亚会变成某一套政治思想的温床，而这套思想终究会危害到南非的生存，会带来革命，因为白种人是少数；而占多数的黑人是会被唤醒的。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们对于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不满意的话。

把纳米比亚建立成中立国——顺便提一句，这份文件应交秘书长存放，并且所有大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应当首先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在这以后如果南非拒绝接受，我们就拆穿了南非的骗局。那时他们可能会提出沃尔斯湾来作为争论的题目。我在几个月以前就针对沃尔斯湾问题向秘书长提出了六点意见。但是我不予备谈沃尔斯湾，除非南非提出来，如果我们拆穿了它的骗局的话。或者这不是一个骗局。或者他们是真正害怕。但是，假如他们果然提出沃尔斯湾问题来作为争论的题目，从中破坏，我们有一个办法。我相信，如果沃尔斯湾问题又被提出来使我们注意，我们就应当讨论。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出来。

我曾经考虑就我的计划提出一项决议。但是我想到了，如果我提出来，可能得不到足够支持的票数，或者即使得到了足够的票数，可是如果五个西方国家不肯——用一个美国的说法——向南非兜售这个中立的办法，那也是不会有任何成效的。归根到底，这五国与南非有交情，我要感谢它们尽了最大的力量。请勿误会，我不是在批评五个西方国家。但是代表们必需要有新的做法。他们不能够一直这么下去。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就在第四委员会提出过两项比较我们现所讨论的简单得多的决议。有一次我向理事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许多朋友恳求我撤回，取而代之的一份决议，七、八页长，有以罗马数字编的八章，通过了，可是没有任何结果。

(沙特阿拉伯)

我说这些，并不是在批评。我只是讲实情。事实的经过就是这样。因此，我觉得我必需告诉安全理事会我想要说的话，以便一旦我们在一、二或三月以后碰到同样的困难的时候，我已经在此预先提出一个可能可行的计划，从而写下了序言。让我们记住，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跟我合作，增添或删除我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任何计划。

我们在沙特阿拉伯，而纳米比亚却远在大西洋海岸，为什么我要包揽这个责任呢？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尽力为达到和平做一点事，不要念念不忘我们狭窄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世界上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如果我们不能使非洲大陆实现和平，我们都承担不了它的后果。假如我们不这么做，而大国还是照着旧的做法行事，我们就要向联合国说“再见”吧。

一些错误的估计可能在非洲造成广泛的冲突，并且可能由那里传到世界其他的角落。我记得当年刚果带来的困难；在那个危机中可怜的哈玛绍死了。那时我们为和平作出了一些努力。最后，我们的西方朋友——那次是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看出来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次努力没有白费。有些人试图恢复使用他们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我对这种名词没有什么好感。每个人在他的本国之内受到某些集团的殖民。让我们不要为抽象的名词所迷惑了。我们在此需要的是行动，不是文字。

我一定要再度感谢那些提出我们方才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同事。我也希望我的发言能够得到慎重的考虑，特别是受到西方国家的慎重考虑，也希望对南部非洲采取一个新的做法。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人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它对议程上项目现阶段审议工作。

下午十二时十五分散会。